

水静河



梵杨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67
7152

阅 览

水静河飞

SHUI JING HE FEI

梵 扬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水 静 河 飞

梵 杨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南海系列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30000

1994年10月第1版 1994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06—1739—7/I·1547 定价:4.60元

内容提要

本书系广东作家梵杨的一部散文集，收录了他多年来创作的作品三十余篇。

从内容上，全书分成“乡情村景”、“旅游见闻”、“文坛人物”、“人间传奇”、“韵文箴语”等几部分，作者用朴素的文笔，将几十年来自己经历的风风雨雨，时间与空间的跨度，人与事的巨变，等等，向读者展现出来。

意切情真，朴实无华。

目 录

乡情村景

水乡花信.....	(1)
鹤林奇观.....	(6)
水静河飞.....	(11)
小镇的早晨.....	(19)
春雾迷茫.....	(25)
繁星满天.....	(33)
走向大同.....	(41)
瑶山猎猴.....	(46)
青春长在.....	(51)
口岸怀想.....	(58)

旅游见闻

赏丹霞.....	(61)
骊山怨.....	(66)
戈壁传奇.....	(73)
沙岭月泉响驼铃.....	(82)
巍巍雄关.....	(89)

文坛人物

花农.....	(94)
热爱生活.....	(99)
长青树.....	(107)
山之歌.....	(111)
粲然长耀的诗星.....	(116)
能者为师.....	(123)
他走了.....	(127)
不顾惜自己的人.....	(131)
春风生芳草.....	(137)
莫大的遗憾.....	(142)

人间传奇

雾遮水覆情依旧.....	(146)
瑶家人.....	(155)
奇人怪事.....	(178)

韵文箴语

朴实的花环.....	(186)
高洁的长庚星.....	(192)
春光赋.....	(197)
展开理想的翅膀.....	(199)
后记.....	(203)

水乡花信

趁小河涨潮，我乘坐小艇去水乡访问一位花农。

早就听说这花农很有本事，都叫他花王。野草杂树，经过他培植、嫁接，也会变成奇花异卉；单靠那小片自留地栽花育草，几年间，就成为富户，不但建了座三层楼房，还存款过万元；不少花农向他学艺，连一些园林学家也来向他求教。这引起我很大兴趣，想今天一早就骑自行车去看看他，只是农科站那位青年，却怂恿我午后才动身，说那时正值潮涨，划个小艇，顺流而上，可以沿途观花赏景，享受一下习习清风，甜甜花气；到那里看过花王，吃过晚饭，在退潮时再趁着满河星辉，顺风顺水而回；他还自告奋勇，为我划艇、领路。这样，我便待到太阳偏西，同他划艇前往。

正在涨潮的河涌，清清亮亮，闪着耀目的银光，纵横交错在翠生生的田野中间。小艇轻快地滑行。两岸是青葱的林木，有缀满金花的蒲桃，有果坠枝头的红荔，有身如高塔的水松，有枝横水面的番石榴；而红花盖叶的凤凰树，东一堆，西一团，野火一样映衬得翠绿的大地增色生辉，有些甚

至把整个村庄都荫在艳红的花海之中。真美的水乡！而清风还带着花的幽香，透过树丛，悠悠地迎面吹来，给人难以言说的快意。划艇浮游在这河涌上面，真是胜于漫步花园，本应乐而忘事，不知时间的流逝，路途的远近，但因为急于想见花王，总觉得路远水长，老不到达。

大概青年看出我的心思，他加快拨桨，还边划边谈起花王的身世。他说，花王有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并且有了孩子，应该很安乐了，只是这人不满足，儿子、儿媳妇做工回家，还要他们做这做那，没个空闲。他家里专门设置了块黑板，每天，上面都写着谁去浇水，谁去松土，谁去拔草、施肥，就像过去生产队长给社员排工一样。忙完花地，吃过晚饭，依然全家手脚不能停，厅上的电视机，只供小孙子享用。村里有人说，这人穷惯了，不懂得享福，见他那样劳累，还担心他有命做工，无命享受；也有人说他穷怕了，虽然现在有万贯家财，但还是怕停了手脚再次受寒苦。总之都离不开个穷字。

的确，他原来是个穷苦人，年近三十才翻身得到土地，并且在自己的土地上栽种了花木，挣了大钱，娶了亲，有了个温暖的家。谁知好日子不很长久，大跃进年月，中国人民付出了历史上没有过的大力气，显示了从没有过的英雄气概，但得到的不是该有的收获，而是不应有的损耗；接着来的是经济困难。能跟他同幸福的妻子，却不能跟他共忧患，丢下两个孩子，离他而去。一个鳏夫带两个孩子，在那样的年月，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割尾巴，好端端的土地，宁让长

草，不许栽花，有段时间，甚至连自留地也收回去了，日子能好过吗？直等到近几年，放宽了农村政策，天高任鸟飞，他的本领才又真正起了作用，凭那几分自留地，凭他的栽花技术，成了富裕农民，叫冷落的家庭重新温暖起来。

青年说得正起劲，听见我问，那花王的本领怎么得来的，便停了桨说：“本领么？我们这里养鱼的人有句话，叫做人养大了鱼，鱼教会了人。就是在实践当中学来的。不是么，比如天气闷热，鱼浮上来张口吸气，这就告诉你，要给鱼塘灌生水，增氧，这就是鱼教人。花木不会动，它怎么教人，我不晓得，不过听说，花王从小就很留心花草树木，有时对着一株花，一蹲半天，默默地观察、研究。他只读过几年私塾，没学过什么植物学，是自学成材。咳，快到了，前面就是，看，高出人家半头的那座新楼，就是他的家。”

哪有什么高出半头的楼房！是不是夕阳辉射叫眼睛看不清楚？我只见突出在村庄上空的，是一座开满鲜花的小树林。疑惑之中，青年又说：“真是个花迷，不只自留地，连新建的三层大楼，不管阳台、走廊、天台，都摆上栽了花的盆子，人家一看，还以为是花的园林哩，谁知却是住人的楼房。先参观新楼还是先看花园？”

“是不是最名贵的花都放在家里？”

“不一定。那株价值万元的名花就是在村外那片地里育成功的。”

“万元？”我非常惊异。

“是的。前年春节花市，就有人出价一万元。你别吃

惊，这倒不是了不起的宝贝，是他从野地找到一段体形奇特的木桩，细心培育，嫁接上几种花枝，一树数色，引得爱花的人着了迷，围得人山人海；有个港客出了万元港币，他就是不卖，有人以为他借这个来抬高身价，大发横财……”

这引起我满心奇怪：高价还不卖，拿到花市去干什么？我正要问，青年却又问我：“你是先上他家还是上花圃？先看看他？那就上地里去吧，不到天黑，他是不回家吃饭的。”说着，木桨往艇舷一撬，小艇迅速拐了个弯，转入了林木蓊郁的小河涌。这时，太阳已被村后的树林挡住，河涌慢慢升腾着淡蓝的水汽；归巢的雀鸟正欢声啁啾；稻田响起零落的蛙声。黄昏的水乡另有一番景色。可我依然无心欣赏，只想快点看到花王，便使劲划桨。小艇在晚风中轻快地滑行。我正想问那价值万元的花后来怎么着落，那青年却远远就喊：“花王，看你来了！”

连喊几声，没有回应。青年不管这个，急急地连划一阵，靠了花圃，先自跳了上去，然后回身拉我上岸。谁知这里却空无一人，除了花木，只有一座高脚草棚。“怎么回事？平日这个时间，他正在这里忙着。”他四处张望，还扶着梯子爬上草棚看了看。“蚊帐、铺盖全都在。哪里去了呢？”

“哪会丢着新楼不住，住这里？”

“他花迷心窍。总是说草棚胜过高楼，自寻开心地唱：‘真好笑，住茅寮，风吹竹叶直似吹箫，日间又有太阳照，晚间还有月来瞧，满田蛤声胜过丫鬟叫……’穷快活。到底哪里去了呢？”稍一思索，便又果断地命令似的说：“上

艇！到他家去。”

到他家里一打听，原来他给别个队的花场传授经验去了。

“不是说富裕户都爱保守，怕别人抢夺财路，总是不愿把真本领传授给旁人的么？”我心里盘旋着这个问题，不觉喃喃自语。青年说：“不全是这个样。我同许多富裕户接触过，大多数不是单纯为了享福忙来忙去的，他们说，钞票张张一个样，眼睛盯久了也会厌烦。在我看来，叫劳动者着迷的不是钱财，是渗透着心血的事业；光是钱，是支撑不起心灵的重量的。刚才说的那株奇花，人家出价万元港币，他就是不卖，拿回村里摆了半个月，到了元宵节，让大家赏足看够了，然后送给了集体的花场，分文不取。”

太令人惊异了。听了这个细节，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虽然白跑一趟，见不到这位花农，不知他怎么个模样，但我心里感到很充实，并且对他有点肃然起敬，仿佛我面前站着个魁梧的壮汉。我一下明白了许多道理。生活呵，如此美，而美化生活的人，我想，心灵一定是非常高洁的。

小艇静静向前，不时惊起一两尾肥鱼，溅起银色的水花，但我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只见一河星月，满野花香

……
1983年夏写于南海县

鹤林奇观

是彩云飞卷还是春花飘舞？一团团，一簇簇，浮荡在碧蓝的天空中，翻动于青翠的竹林上，池塘生辉，田野添色，眼前顿放光明。这就是璜玑鹤林？这就是凌空翱翔的鹤群？那闪动的翅膀，阳光映照得如此斑斓。真想不到，在这茫茫桑林和连片鱼塘的中间，有那么一个奇观胜景！

璜玑，是南海县九江區一个宁静的乡村。它的西北，是泉清林秀的西樵山，南面是磅礴东去的西江；江那边，鹤山横列，连绵起伏。璜玑鹤群是不是就来自这苍茫的鹤山？但我还未曾听说，珠江三角洲还有什么地方，鹤群比九江区的璜玑更多，更有名气。据说这里有了村舍，就有鹤群栖息，只是抗战期间，敌寇杀人焚屋，人烟稠密的璜玑一下零落凋败，田园荒废，野鹤也就绝了踪迹。三十多年前我来这里，仍是一片苍凉，根本没听说有什么鹤林。如今，时过景换，满目秀色，紫燕乘芳菲而至，野鹤因欢欣而回，璜玑变得柔美而又生机勃勃，因此老相识邀我回去看看，说外地风物虽好，不似故土情亲，特别是璜玑鹤林，未看过是人生一大遗

憾。

果真如此？

雀鸟成群的地方我看过不只一处，无论是新会的小鸟天堂，珠江口外的海鸥家乡，雷州半岛的候鸟客店，还是衡阳回雁峰前惊寒的雁阵，长白山天池飞瀑上的高山雨燕，都曾叫我叹为观止，难道璜玑鹤林还能比它们更出色？

虽是半信半疑，我还是应邀而去。

确实很美！不说鹤林，附近的景色就够你赞赏不已。看，四处桑环塘绕，花遮叶荫；新楼的姿影沐浴水上，古榕的长髯摇曳风中；虽是蝉鸣林间，鸟飞枝头，但侧耳细听，不只乡音笑语，连塘中游鱼吸水的喋喋声，也异常清晰。静谧而至于此，实在少见。进入鹤林区，景象更为别致，眼前一座秀茂的翠竹林，排列在长长的池塘上；平静如镜的水塘中间，横跨着一道数十丈长的石板桥，桥的那边，是一座小村庄；街巷净无尘，繁花绕宅香；竹林后面，隔了一片池塘，然后是蔗林桑基。整个鹤林区，胜似幽雅的园林。我正陶醉于周围景物之中，猛然间，竹林响起一阵野鹤的喧声，随即，天空就盘旋着成千上万只野鹤，洁白的翅膀，款款扇动，如云块，似飞花，映得蓝天结彩，照得池塘耀眼，叫你上下观看，目不暇给。正看得出神，一群野鹤飞临上空，在我周围高回低翔，欢声鸣叫，逗人取乐。我给迷住了，顾不得石板桥下是深水池塘，只管仰望群鹤飞舞，无心看路，信步前行。来到村中，站在塘边，看了很久，再绕鹤林走了一圈。这中间，野鹤一直随伴飞翔，直待我离去的时候，还依

依不舍地欢叫着，送我一程，才返回竹林，安然栖息。

现在我才相信，老相识说的一点不假：别处的雀鸟自为一体，自乐其乐；璜玑野鹤却通晓人性，与游人共欢。说实在话，我对刚才的情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但老相识说：“这算不了什么，最好看的是早晨，那时灰鹤回林，白鹤、蓑衣鹤外出，那才好看呐，这是璜玑一景：晨鹤交飞。谁看过都赞不绝口，你最好明天早上再来看看！”

知道我不能久留，老相识便又说：“看不了晨鹤交飞，就看看群鹤晚归吧，晚些回去，反正现在离日落也不太久了。走，到村里歇一会。”

来到村中一个农家，惹来了一群爱热闹的孩子，他们一下就围住了门口。主人是个好客的老农，不只给我们沏茶，热情招待，还把孩子们也请了进去。主人知道我为看鹤林而来，便给我谈了不少有关璜玑鹤群的事。

据说，这是些野鹤，靠鱼虾为生，九江、西樵一带是鱼塘区，鹤林脚下就是个鱼苗场，但这些野鹤从来不啄食附近塘里的鱼虾，有时，看到外来叼鱼啄虾的老鹰或者翡翠鸟，还会群起而攻之，叫那些伤害鱼虾的鸟类慌忙而逃。它们是鱼塘的义务看守员。邻近的村民非常喜爱它们，相互之间，结下了很深的交情。

栖息在璜玑的野鹤有三种：灰鹤、白鹤、蓑衣鹤。那蓑衣鹤和白鹤一样，翎毛雪白，不同的只是脖子长了一圈红绒毛，仿佛人们披蓑衣时脖子拴上绳带；当它们高飞，展开双翅，伸长两腿，背上就好似披上了蓑衣，脖子的红绒毛像是

蓑衣的带子，因此被称为蓑衣鹤。那是一种很珍贵的飞禽。它们跟白鹤同作息，总是朝阳东升时就结伴离开竹林，到茫茫的大海那边去觅食，把整个竹林让给刚从远方觅食归来的灰鹤；晚霞满天的时候，栖息了一整天的灰鹤再次出动，它们才又从天边悠然而回。白鹤、蓑衣鹤和灰鹤之间，是友好相亲的共同体，它们长年同在一座竹林里轮换居住，从来不争闹，而且无论哪一方外出觅食，留在林中的幼雏，不单不会受到欺负，还会得到对方的照料……多么文明而有道德的林中居民！

说得真是神乎其神！

谈话中，老相识看了看表，猛然说：“咳，时间到了，去吧！看鹤群晚归！”正要动身，好客的老农慢条斯理的说：“不忙，也不用到林边去，省得那些还睡着的，以为来了游客，先飞出竹林，看不出真景。到我楼上那个阳台，一样看得清楚。”

跟随主人登上阳台，一看，太阳已落进茫茫无际的甘蔗林里，天壁抹上了嫣红；邻近村落，已飘起几缕淡青的炊烟，同田野里慢慢升腾的暮霭混和一起，幻成绚烂的晚霞；那一方方水塘，仿佛嵌在大地上透亮的胭脂。这时，远处隐隐传来几声野鹤的鸣叫，村边那座野鹤栖息的竹林也似乎响起低低的回应，这把我的神思从观赏晚景之中牵了回来，只见从西江那边，飘来一蓬又一蓬霞光映红的浮云；早晨外出觅食的白鹤和蓑衣鹤归来了，它们为等待灰鹤醒来而在竹林周围盘旋；接着，一群又一群的灰鹤腾空而起。在晚霞的辉

映下，这些展翅交飞的野鹤，像一团团飘动的火焰，似一摊摊发光的银片，闪闪烁烁，映得我眼花缭乱；眼前那口宽阔的鱼塘，平静中放射出璀璨的光彩。它们就这样飞翔着，欢叫着，仿佛互相致意，问好。回旋了几圈，然后一大群凌空高翔，飞向远方，另一大群款款而下，没入林间……

“好看吧，这璜玕鹤林？”老相识这么一问，我才从奇幻中恍然醒悟。这时，一弯新月领着几朵星花，静静辉耀在刚才鹤群飞舞的天空。野鹤已经安然栖息，竹林寂静无声，仿佛沉进了幸福的梦境。可惜我这次看不到更好看的晨鹤交飞。但我下了决心，以后一定要来观赏这个奇景，再看看这鹤群的家乡。

1983年冬写于南海县

水 静 河 飞

静谧，安详，只有夜风悠悠，时而在树丛间嬉戏，时而陪同几片花瓣，来到村街上轻轻盈盈游荡。一切都沉浸在温馨的花气里，连前边那磅礴南去的珠江，也安躺在青雾弥漫的田野上，星辉月映，发出蓝幽幽的微光。水乡的春夜宁静而安详！

黄昏，我进村的时候，却是一片喧腾：广播站送出的乐曲，回响在悠悠的晚风中；小学校 and 幼儿园的孩子们，欢蹦活跳地回家去，那稚嫩而天真的笑闹，同榕树梢头噪窠的鸟鸣，融汇交响；到集镇做买卖归来的农民，有的骑着自行车，口哼小曲，洋洋自得；有的驾着小型货车，一脸兴奋；有的划着小艇，在波光中悠然滑行；而从稻田回村的乡亲，也撒下一路欢声笑语。周围，是一丛丛、一树树火红的凤凰花，夕阳撒锦，大地生色；白鹤在晚霞中款款飞翔，给繁荣兴旺、生机勃勃的水乡，平添了无限热烈的色彩。即使这样，水乡给我的印象依然是那样清静，悠闲；它喧腾，却不烦嚣，它热闹，并不杂乱；到处是田园诗式的柔美，山水画